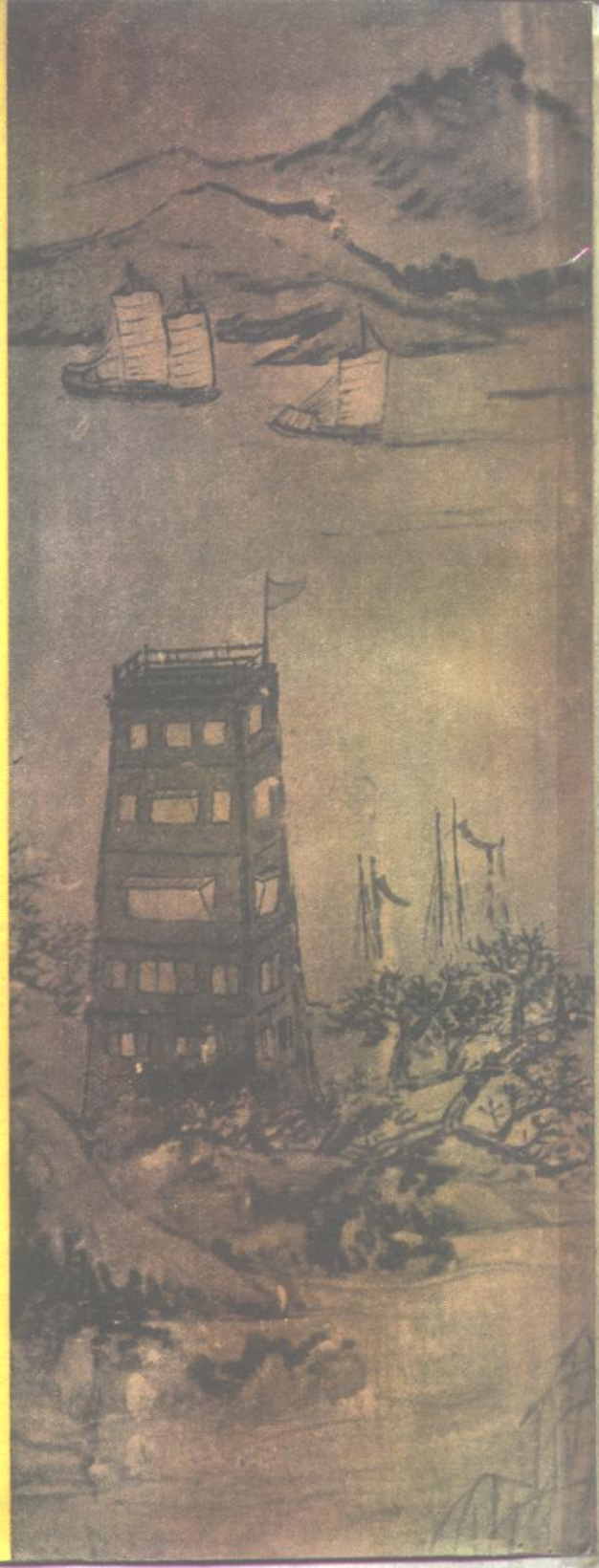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史蹟調查集

羅爾綱著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七集

太平天国史蹟調查集

羅 爾 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太平天國史蹟調查集

(太平天國史論文集第七集)

羅爾綱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4號

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1/4 · 印張 12 1/4 · 插頁 22 · 字數 275,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價 (7) 1.90 元

統一書號 11002·182

校對者：陸世澄等

自序

一

這一集「太平天国史蹟調查集」，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七集」，因為所收論文以調查史蹟為主，所以叫做「太平天国史蹟調查集」。

集內分爲兩輯：第一輯收「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等八篇，其中「南京羅廊巷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一篇，是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丁雲青副主任寫的，都是有關太平天国壁畫的調查、考據的論文；第二輯收「南京太平天国遺蹟調查記」等五篇，內容包含遺蹟調查、文物鑑定、史事訪問和史料蒐集等方面。附錄「金田採訪記」「關於『太平天日』一書中『桂縣』賜谷村的口碑」兩篇。最後，跋文一篇。

第一輯所收八篇論文，都是對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考據的論文。太平天国壁畫的發現，不只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要發現，即對於人民藝術的傳統來說，這一發現也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它是祖國文化遺產中重要的優良的一部分，已經引起了廣大人民和蘇聯以及其他兄弟國家的注意。我在這裏把我的調查、考據提出：我鑑定這些壁畫是根據可信的文獻和羣衆的口碑，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從

而作出結論，有的肯定了它，有的否定了它。至於那些結論是否正確，還請同志們多加批評。自從太平天国壁畫發現之後，關於太平天国爲什麼提倡壁畫、太平天国壁畫的藝術價值、太平天国壁畫真是不繪人物嗎、太平天国爲什麼不准繪人物等問題，曾經引起了廣大觀衆的討論。我們也潛研了幾年。現在，我在這裏寫成「論太平天国的壁畫」「太平天国壁畫不准繪人物的問題」兩文，提出我們的初步意見，請大家指教。

我在編「太平天国文物圖釋」的時候，有同志向我建議，主張把南京現存的有關太平天国史的清朝反動統治的碑石作爲附錄。我認爲把反動統治的碑石附錄在革命文物裏面是不合宜的，我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但是，這些碑石確是有史料的價值的，有的還是我們在一九五〇年調查時發現的，所以我特地在這一集「南京太平天国遺蹟調查記」一篇論文裏面，把它們著錄和加以考證。

附錄兩篇，其中「金山採訪記」一篇，是在一九四二年做的調查。那一次調查，最大的缺點是不懂得走羣衆路線，但却做了重點調查。當時我們所調查的有關重點的人，到一九五四年廣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調查團去調查時，一個都不存了。我們所得的材料有不少是今天得不到的，例如我們調查所得的「韋氏族譜」和居住於安徽宣城紅林橋雙溝村的韋志俊後人至今仍說客家方言的一件事實，廣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調查團就沒有得到，因此，便致做出「韋昌輝的民族成份是僮族」的錯誤的結論。所以那一次調查，固然有它的缺點，也有它的一些收穫。現在附錄在這裏，以供參考。

跋文一篇，根據我兩年多來重寫和新撰七集論文的體會和認識，初步提出我對新考據與舊考據的

不同，和新考據在歷史科學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的看法。我的粗淺看法是否正確，敬請讀者批評。

二

在這一集中，「紹興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和「太平天国壁畫不准繪入物的問題」兩篇論文銘記着我艱苦的改造——一個受乾嘉學派舊考據方法的工作者逐步地過渡到學習掌握新考據工作者的艱苦過程。

浙江紹興現傳是太平天國的壁畫，其中被地主階級破壞得十分殘破的龍、鳳壁畫，確是太平天國的壁畫；而那些很完整地保存在地主香火堂的神怪人物壁畫，却是地主階級在太平天国失敗之後，在太平天国繪過的壁上，另繪上與太平天国信仰對立的神佛人物故事來加以「厭勝」，並不是太平天國的壁畫。這是一個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複雜矛盾的事件，必須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才看得出來的。可是，當我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從紹興調查歸來的時候，還受着舊考據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的深重束縛，認為真就全部的眞，假就全部的假，肯定就全部肯定，否定就全部否定，而不可能理解真中會有假，假中會有眞，而假之所以傳作眞，是由於假的是在眞的位置之上繪的這一複雜矛盾的事件。後來，我經過了一年九個月的焦思苦索，才極力掙開束縛，理解了眞實的情況，從而提出初步的解釋。

在「太平天国壁畫不准繪入物的問題」一文中，我也經過同樣的艱苦。我是從一九五三年春天就

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最初對太平天国爲什麼不准繪人物的原因，我認爲壁畫是宮室建築的美觀裝飾，故專取宜於做裝飾性的山水花鳥之類的自然景物作爲畫題，而不繪不宜於做裝飾性的人物。後來我檢查出這是形式主義錯誤的看問題的方法，把它拋棄了。到一九五四年秋天，我考出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是根據「舊約」的禁條而來，初時認爲這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但是，我追問：太平天国這一個農民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進行革命鬥爭，宗教不過是它的鬥爭的思想武器，那麼，它利用「舊約」不准繪人物的宗教信仰當然祇是現象形態而已，如果認爲是宗教信仰，那就犯了從現象看問題，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的錯誤。於是我深入追探下去，到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對太平天国這一個不准繪人物的規定，才得出：「它是爲了革命鬥爭，它的實質並不是什麼宗教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的。它是在思想戰線上經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對外打擊敵人對內團結的有效武器之一」的初步結論。

我在解放前是完全不懂得羣衆觀點的，相反的，看問題常常是從個別人物的觀點出發。在三年前我還不免如此，例如我研究太平天国爲什麼提倡壁畫的問題，我初時認爲是太平天国因見壁畫是壁畫工人的藝術，太平天国是勞動人民的政權，所以提倡壁畫。這就意味着是出於洪秀全個人的主觀意圖。這是唯心論的看法，當然是錯誤的。後來我摸索得到羣衆觀點，我才探尋得出壁畫是當時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它有廣大的羣衆基礎，太平天国所以提倡壁畫，乃是反映當時羣衆的要求、建立在羣衆基礎之上的事實。

我在解放前同樣是不懂得走羣衆路線的。我在這一集裏所寫的「紹興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普渡菴調查記」等篇，都是走羣衆路線，依靠羣衆才解決了難以解決的問題的。

所有這些，也都銘記着我的艱苦的改造。今天得到一旦豁然開朗、認識清楚，真有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

三

這一部集子，我本來是已經在一九五五年的十月趕寫成送到三聯書店去的。到十二月，三聯書店快要付排了，我因看見郭若愚先生編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圖錄補編」提出蘇州忠王府發現四方有人物點綴的彩畫問題，我爲了要對人民負責，請三聯書店暫停排版，交回給我對這問題重新研究。承三聯書店同意，退回給我。現在，關於蘇州忠王府那幾方有人物點綴的彩畫問題，由於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同江蘇省博物館籌備處共同進行調查研究已經得到初步的結論了。調查研究得來的結論，並沒有推翻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這一件事實，而是說明了在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規定下，一些個別的情況的例子。我根據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寫的油印「蘇州忠王府樑枋上彩畫調查簡報」，補充了我寫的「太平天国壁畫不准繪人物的問題」的考據。

在這八個月來，我並對其他各篇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其中特別值得提出來說的是「蘇州忠王府調查記」一篇。蘇州忠王府的調查，是一件古建築的調查工作，祇有古建築專家才勝任擔負這一件工

作。我對古建築毫無所知，當一九五三年六月前蘇南區文物保管委員會約我去做這一件工作的時候，却一時果於自用，強不知以爲知，遂致大半陷於錯誤。當時所寫的那一篇論文，是我過去寫的論文中，最惡劣的一篇，完全失却我生平治學老實的作風。一直到今年七月，承古建築專家陳從周教授給我四次通訊討論，才使我知道錯誤。現在，我根據了陳從周教授的調查研究把建築部分全部改寫。孔子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我所以陷於無知，就因爲我強不知以爲知。蘇聯偉大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指示青年科學工作者也說：「無論在什麼時候，永遠不要以爲自己已經知道了一切。不管人們把你們評價得多麼高，但你們永遠要有勇氣對自己說：我是個毫無所知的人。」^①今天我通過了這一件蘇州忠王府的調查研究工作，使我深切地認識到我自己實在是一個毫無所知的人！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裏教導我們說：「科學家是老實人」^②。所以我們作爲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就必須老老实實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然後才配去做科學的研究工作。

我們知道，科學的真理是不斷地積累起來的，科學工作在研究的過程中，常常有許多的錯誤，許多不精確的觀察，許多提得不正確的根據和論證不充分的結論。一個老實的科學工作者祇有勇於發現錯誤、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然後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因此，我們做科學研究工作，必須有兩個認識：第一、科學研究工作必須是多年靜心研究而不是匆匆急就做得來的，恩格斯「論卡爾馬克思著政

① 見「巴甫洛夫選集」，「給青年們的一封信」，一九五五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②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四四頁。

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說：

即令只要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種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講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這樣的任務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審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歷史材料才可解決①。

第二、科學研究工作在研究過程中肯定是免不了有錯誤的，清初學者顧炎武自述所著「音學五書」說：

著述之家，最不利於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②。

又說：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③。

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指出研究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還需要多年的靜心研究，顧炎武「音

① 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一九五四年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三四七頁。

② 見「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

③ 見「亭林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後序」。

學五書」自稱是一生獨得的著作^①，已經刻成了，而只經一個朋友的改正，就有一、二百處。這就可知一件科學的研究工作，斷不是匆匆急就做得來的，而在研究過程中肯定是有錯誤的。因此，作爲一個歷史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就是對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也仍然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長期的靜心研究。而在研究過程中，又必須勇於發現錯誤、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然後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我通過了紹興太平天国壁畫、太平天国壁畫不准繪人物以及有關太平天国壁畫的種種問題，使我對恩格斯的名言和顧炎武的話得到了體會。

本集論文內，有些地方是得到同志的提示，有些地方是根據同志的調查或研究，我都在文內一一註明，使讀者知道那些地方是誰的貢獻。乾嘉學派著名學者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序」說：

或得於同學啓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②！

一個生長在封建時代的老實的學者還知道對盜竊他人著作的行爲是一件極羞恥的事。我們今天生在人類歷史新頁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對那些把他人多年艱苦研究的結果，用極取巧的伎倆，悄悄地盜竊過來，作爲自己的貢獻的可恥行爲，更應該認爲是一件極可痛恨的剝削階級的行爲。

末了，我請求讀者對這部集子的錯誤，多多加以批評。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羅爾綱謹誌

①「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說：「『香學五書』爲一生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遺之語。」
見「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目次

自序

第一輯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	一
蘇州忠王府小考	元
紹興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	六
續溪曹氏支祠太平天国壁畫考證	九
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畫考證	一五
南京繅廊巷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	一三
論太平天國的壁畫	一五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問題	一六
第二輯	
南京太平天国遺蹟調查記	二七
普渡菴調查記	二四

太平天国史蹟調查集

一〇

揚州蒐訪記.....二七

英、法、美資本主義國家在太平天国革命當中供應清統治者的洋鐵砲的發現.....二九

南京圖書館太平天国史料摸底記.....三〇

附錄

金田探訪記.....三七

關於「太平天日」一書中「桂縣」賜谷村的口碑.....三九

跋.....四七

第一輯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畫調查記

一 發現及調查的經過

一九五一年五月，南京市舉辦太平天国起義百年紀念展覽，教育廣大人民，扭轉了人民以往對太平天國的錯誤觀念，從而引起人民對保護太平天国文物的注意。

一九五二年一月，南京市第四區人民政府得到人民報告，說堂子街七十四號李家有太平天国壁畫。第四區人民政府報告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管會派我前去李家調查。

我當時初步認識到這所遺址的重要性，回來後即報告文管會，但因正值進行「三反」運動，此事遂延擱下來。到十一月底，我把這件事告知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長。十二月七日，就由曾昭燏院長邀約了南京大學校長潘菽、教授胡小石、南京博物院調查設計組宋伯胤、蔣纘初和我六人，一同到堂子街遺址再作進一步的調查，並作了採訪、記錄、照像及繪製簡圖的工作。

關於遺址的傳說，據房主李奉先說，這所房子是他祖上在太平天国克復南京前建造的。在剛建成

的時候，太平軍進了城，李家是地主階級，他家的人逃走了，太平天国就沒收了這所房子。太平天国失敗後，此屋未被清軍燬掉，李家回來，才知道他家曾經做過太平天国的王府，並且看見滿壁繪了美麗的壁畫。但李家對這些壁畫並沒有保護，聽任破壞，所以有的壁畫被刮去，有的被塗抹，有的被煙薰黑。到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一家營織布業的房客，中了地主階級宣傳的毒，相信太平天国壁畫上鮮紅的顏色是用人血畫的，他夜深獨自織布，感到恐怖，初時買了一担石灰把在七十二號的六壁牡丹花大壁畫塗抹，但鮮艷的牡丹花依舊映出來，他越發恐怖，索性買了六担石灰來粉掉。所以現存的壁畫祇不過是原來的一部分。

遺址現狀，是坐北朝南相連的兩所六進房屋，門牌爲七十二號和七十四號。七十四號爲三開間，第一進已毀，七十二號爲二開間，有二進已毀，兩所面積共三市畝多，一共住了十八家。現存房屋是瓦房。每兩進間都有一個天井，其中有一個天井（七十四號的第三、四兩進間）的石階是用漢白玉砌的。每進的左、右、後三面的牆壁原來都有壁畫，都繪在石灰牆面上或木板壁上。現存的壁畫都在七十四號，大廳牆壁八壁，二進板壁八壁，另外游魚圖板壁一壁，獅子戲球板壁一壁，共計十八壁，都是彩色畫，內容有山水、花鳥、走獸、樓臺、亭閣等。七十二號被石灰塗掉的壁畫，石灰厚度爲〇·四公分左右，我們曾經在畫面上一個角落地方仔細敲去一些石灰，還看見殘存的花葉。此外，在七十四號第五、六兩進間的天井內，還發現一個擋石。

二 論李奉先口碑的可信

房主李奉先，七十五歲。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文化程度很低，我們兩次去訪問他，他還開口聲聲叫太平天国做「長毛」，叫清軍做「官兵」。我們問他這房子的壁畫來源，他說：「是長毛名筆繪的。」我們問他：「你這話從那裏得來的？」他說：「這所房子是我家的。我家曾祖把房子剛蓋好，長毛就打進南京來了，全家逃避外出，祇有曾祖捨不得新房子，留在家中，就被長毛殺了。到了官兵打平長毛，家人回來，原來我家曾經做過長毛王府，四壁都是長毛名筆繪的彩畫。這話是我在小孩時就聽我的父親說的。」我們又問他：「是個什麼王府？」他說：「我祇聽先人說做過長毛王府，却没有說是那個王府。」

有採訪史事經驗的歷史工作者，都知道最有問題的是舊知識分子說的話，因為他們喜歡附會、炫飾，有時還有意去歪曲事實。要向這一種人去採訪太平天国史事的口碑，是要十分警惕的。但是，我們遇到非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他們說的話却很樸素。雖然他們由於地主階級出身，或是受地主階級的影響，有時說話不免站在反對農民革命的立場，誣蔑太平天国，祇要我們採訪的人能批判帶有反動性的一面，還是可以得到真實的史實的。

我們本着這一個經驗來衡量李奉先的話，首先從他叫太平天国做「長毛」，叫清軍做「官兵」看來，他對太平天国革命是沒有認識的，他絕不會有假借太平天国來炫飾的作偽意識存在。我們再根據

李奉先的鄰居和他家很多房客大家都知道這是太平天國的壁畫，但他家却一向不重視這些壁畫，聽任破壞，直到這次別人屢次動員他向人民政府報告他都不理，最後還是別人向政府報告的事看來，也說明了李奉先說的話沒有作偽的嫌疑。其次，李奉先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他生在公元一八七七年，即太平天国天京失陷之後十三年，他從小就住在這房子裏，從小就看見這些壁畫，而告訴他這些壁畫是太平天国壁畫的人，就是他的父親，當年跟隨家人歸來親眼看見自己的家滿壁太平天国壁畫的人，他所說的話，是從直接目擊者得來的口碑，是最可靠的。還有在訪問時，李奉先對我們說話是十分樸實的，如我初次調查時，向他再三詢問是個什麼王府，他向我說：「我父親祇對我說是長毛王府，沒有說到那個王府，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長毛的事。」這種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態度，對我們訪問這一個遺蹟是極可貴的。因此，我們根據李家對太平天国革命的沒有認識，對壁畫任其破壞和不懂得應該向政府報告的事件，與李奉先的口碑是直接從當年歸來親見自己家中滿壁太平天国壁畫的父親得來，李奉先說話的樸實態度，以及流傳在鄰居與房客之間的種種傳說，我們可以斷定這個七十五歲的老人李奉先的話是可信的。

關於李奉先的口碑，我在這裏有一段鄭重的更正。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我們寫的調查報告^①裏面有一段話說：「據房主說，七十四號的第二進的板屏上，原來繪有太平天国武士像，後來因爲李家

① 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三年第三期曾昭耀等「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遺址調查報告」。